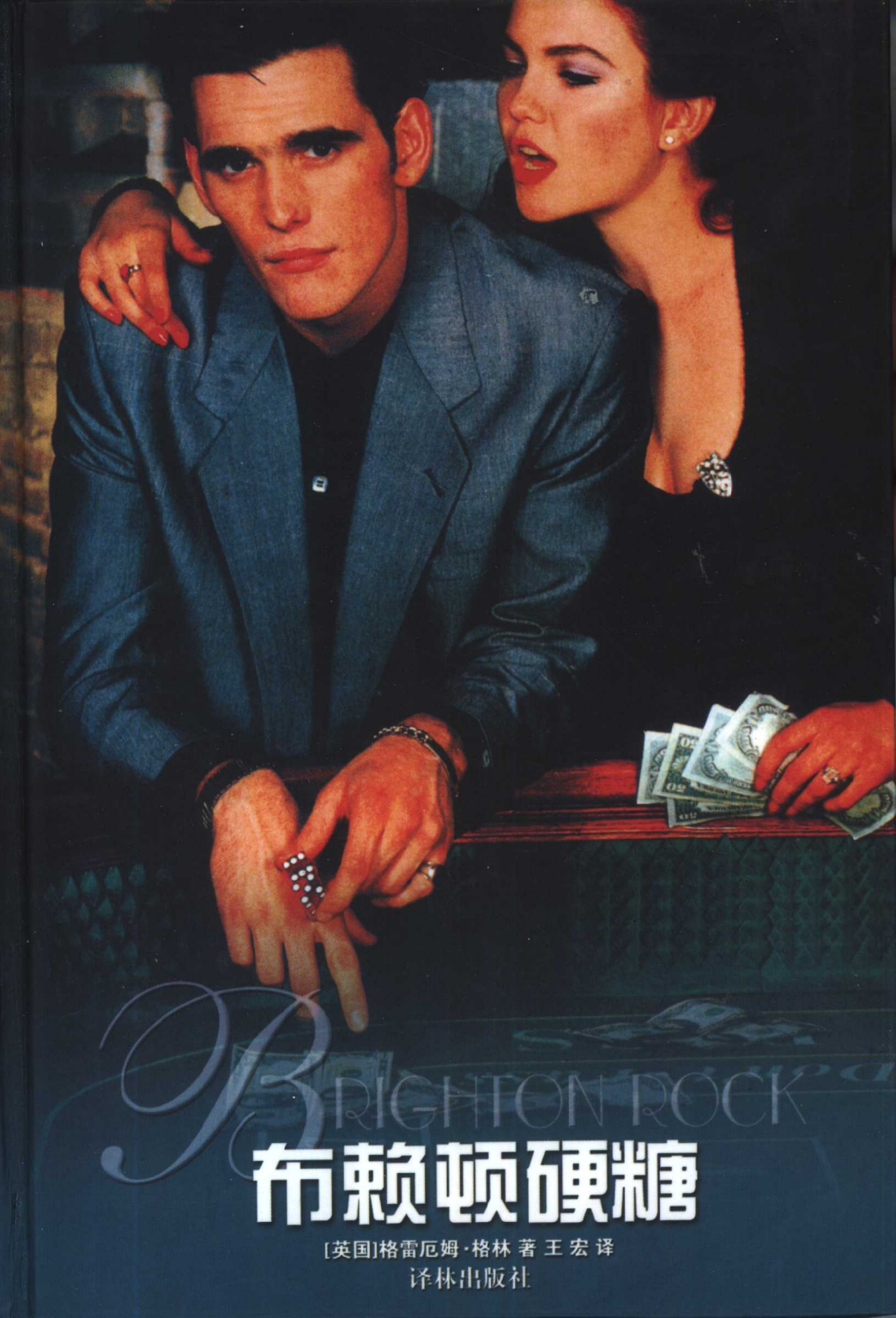




BRIGHTON ROCK

布赖顿硬糖

[英国]格雷厄姆·格林 著 王宏 译
译林出版社



布赖顿硬糖

[英国]格雷厄姆·格林 著 王 宏 译

BRIGHTON ROCK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布赖顿硬糖 / (英) 格林 (Greene, G.) 著; 王宏译. - 南京:
译林出版社, 1999. 9. (2002. 10 重印)
(译林世界文学名著·现当代系列)
书名原文: Brighton Rock
ISBN 7-80567-951-7

I. 布... II. ①格... ②王... III. 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12156 号

Copyright © 1966 by Verdant S. A.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with David Higham Associates Ltd. and
Arts & Licensing International, Inc.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1999 by Yilin Press.
登记号 图字: 10-1998-14 号

书 名 布赖顿硬糖
作 者 [英国] 格雷厄姆·格林
译 者 王 宏
责任编辑 韩长虹
原文出版 Penguin Books, 1970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E-mail yilin@yilin.com
U R L <http://www.yilin.com>
地 址 南京中央路 165 号(邮编 210009)
照 排 译林出版社照排中心
印 刷 高邮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8.875
插 页 4
字 数 197 千
版 次 1999 年 9 月第 1 版 2002 年 10 月第 2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567-951-7/I·588
定 价 (精装本) 14.5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译者前言

格雷厄姆·格林是英国当代著名作家，一生著述丰富，仅长篇小说就达二十六部之多。他出生于英国中部的伯肯斯特德，父亲是当地一所中学的校长。据称，格林自幼就具有反叛精神，经常逃学，喜欢独自躲在树林里捧着一本书看。后来他在牛津大学伯利奥学院学习时，其文学天赋开始崭露头角，在校期间发表过一本诗集。1926年，格林成为了一名天主教徒。从1926年到1929年，他担任了《泰晤士报》副编辑。他的第一本小说发表于1929年，但是直到1932年他的第四本小说《斯坦布尔列车》出版后，他才开始在文学界受到注意。此后，他作为驻外记者和外交部工作人员，足迹踏遍世界各个角落，他这一特殊的经历使他经常以异国他乡作为其小说题材的背景。

格林曾把自己的创作分为三个阶段，《布赖顿硬糖》属于“天主教阶段”的小说。他在这一阶段撰写的小说的主要人物都是天主教徒。他们在复杂的社会中犯了这样或那样的罪行。作者在探讨他们的罪恶、信仰、赎罪、解脱等问题时，试图告诉人们：人天生是罪恶的，自身并没有能力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平，教会也没有办法阻止人犯罪堕落。格林曾说过，他想在当代惊险小说中创造出一些传奇的东西，这也正是他撰写的小说与众不同之处。他的作品往往以消遣性的侦探小说形式出现，但他始终在消遣读物和严肃小说之间保持着平衡。他擅长讲故事，注重情节的安排。他的故事总是能够通过行动描写人物，不断地用一些细节，用一

些巧妙的中断吸引读者的好奇心,引起读者的悬念。与此同时,他关注人的存在的精神意义,努力发掘人生的罪恶问题。应该承认,格林的宗教信仰对他的文学生涯有很大的影响,然而他并不在作品中宣传正统教义,也并不追随宗教的清规戒律,而是把视线转向人文主义,转向对于人的内心世界的探索。

《布赖顿硬糖》的情节并不复杂,为一家报社进行有奖促销活动的黑尔在英国海滨城市布赖顿突然死亡,由此引出一系列与之有关的人物:黑帮头目平基,酒吧女招待罗斯和歌女艾达等。为了查出谁是凶手,与黑尔萍水相逢的艾达进行了不懈的努力。最后,杀人元凶平基葬身大海,罗斯由此得到拯救。小说中的反面人物平基年仅十七岁,是一个以杀人为嗜好的精神变态者。扮演正面人物的则是艾达·阿诺德。由于法医鉴定显示黑尔之死为自然死亡,警察不愿再插手此案,追踪罪犯的重任就落在了艾达这位身材高大、腰圆体胖的热心女人身上。她东奔西跑,四处搜寻证据,试图找到杀害黑尔的凶手。然而,与传统的畅销书中经常出现的正义最终战胜邪恶的结局不同的是,黑帮头目平基最终是自己了断自己的生命的。通过这一安排,格林似乎是想宣传他一贯坚持的悲观论调,——人类的正义力量与罪恶势力进行的斗争尽管值得称道,其实是收效甚微的。

小说的另一特点就是揭露暴力的恐怖。平基在校期间就是一个恶棍,经常拿着上几何课用的圆规去扎弱小的同学。寄宿学校成了滋生暴力的温床。在帮派头目凯特被杀死之后,年仅十七岁的平基取得了领导权。平基惯用剃刀刀片为武器勒索钱财,在后来的帮派打斗中,他也尝到了被人用刀片划伤的痛苦滋味。小说第四章第一节中有这样一段描写:平基在赛马场跑道

边遭受到一群歹徒的攻击。他们用剃刀划破了他的脸。当他试图用手保护自己的脸时,他们又用刀片划破了他的指关节。孤立无援的平基开始嚎啕大哭。小说对平基这位反面人物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描写。他虽然不抽烟,不酗酒,不赌博,也不玩女人,然而小小年纪的他却是一个虐待狂。从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人性丑恶的一面。小说试图揭示这样一个事实:人一旦走上行恶的道路,就只能在罪恶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平基先是杀死了黑尔,然后又把与黑尔之死有牵连的斯派塞杀死,最后竟然试图让罗斯自杀以保全自己。如果说读莎士比亚的作品时我们常常被剧中的悲剧人物所感染,为他们犯下的错误而惋惜,读完格林的《布赖顿硬糖》,我们不得不为人性的丑恶一面感到震惊。平基的所作所为使我们看到了人的卑鄙和渺小。小说中与平基的为人迥然不同但却密切相关的另一人物是酒吧女招待罗斯。她明知平基与黑尔的死有牵连,却欣然与之结婚,试图用她的真爱和善良感化平基。直到小说的结尾,罗斯仍然盲目认为平基是爱她的,希望能怀上他的孩子。这充分说明人与人之间,即使是亲密的人之间,如果彼此不敞开心扉就永远不可能相互了解。

正如著名外国文学评论家王佐良先生所说:“在格林撰写的作品中,读者看到的并不是艾略特作品中那种一片干旱的荒原,而是一个被称为‘格林之原’的世界,一个由多种信仰,多种性格,多种经历的人组成的错综复杂、扑朔迷离的精神世界。”读完《布赖顿硬糖》,我们不得不被格林对人生的透彻感悟和高超的写作技巧所打动并庆幸能读到这样一本既有情节又有内涵,雅俗共赏的好小说。

王 宏

1999年3月于苏州大学

这世界真奇妙：
人干了坏事，
很快就被世人遗忘。

——《埃德蒙顿的女巫》

第 一 章

第 一 节

在到达布赖顿三小时之前，黑尔就知道自己此行将是凶多吉少。由于他的手指沾有墨水，指甲也被咬得长短不一，再加上他那紧张不安又怪诞的行为举止，这使得任何人都能看出他不是一位来布赖顿享受初夏阳光和圣灵降临节^①凉爽海风的观光客。来此地观光的游客一般都在伦敦的维多利亚站上车——那里每五分钟就有一班列车开往布赖顿。到达布赖顿之后，游客们多半会登上当地有轨电车，站在摇摇晃晃的车的顶层来到女王路。当他们走出电车后，映入眼帘的是一派新奇别致的景象：防波堤护栏上新涂好的银灰色油漆闪闪发亮，浅黄色的房屋影影绰绰消失在西边，看似一幅维多利亚时代的淡色水彩画；远处正在进行一场微型汽车大赛，一支乐队正在演奏乐曲。在海滨人行道下面是一座座美丽的大花园。抬头仰望，一架飞机正穿越薄薄的云层，翱翔在天空为某保健用品做宣传广告。

布赖顿是一座极富魅力的海滨城市。每天慕名前来观光的游客至少有五万人。黑尔一时陶醉于眼前的良辰美景，在计划许可的时间内喝起了掺有汽水的杜松子酒。他必须严格遵守行动计划：在上午十点到十一点这段时间出现在女王路和城堡广

① 圣灵降临节：复活节后的第七周。

场上,在十一点到十二点出现在水族馆和王宫码头,在十二点到下午一点行进在西堤和老船区之间的海滨人行道,然后在一点到两点之间回到城堡广场附近的餐馆就餐。在这之后,他必须穿过商店林立的街区再次来到西堤,最后经由霍夫街回到火车站。这就是在报纸的广告栏上广为宣传的他那滑稽可笑的行为路线图。

在每一张《每日信使报》的广告栏上都刊登有下列一行醒目的字样:“科勒·基伯今日将出现在布赖顿。”他的衣袋里装有一盒名片,他的任务是把盒子里的名片分别藏在沿途的不同地点。凡是有幸找到这些名片的人都能从《每日信使报》得到十先令^①的现金,然而,最高额奖金将授予手拿一份《每日信使报》,用以下两句话向黑尔查问身份的人:“你就是科勒·基伯先生。我要求得到《每日信使报》许诺的那笔奖金。”

报社给黑尔的任务就是轮流出现在每一座海滨城市并不停更换地点,直到被人认出为止。昨天他去了绍森德,今天他来到布赖顿,明天他将出现在……

当时钟敲响十一点,黑尔连忙把杯中剩余的酒一饮而尽,迅速离开了城堡广场。自从化名为科勒·基伯以后,黑尔总是一丝不苟地按规则办事,他头戴的帽子总是与报纸上科勒·基伯在照片里所戴的帽子一模一样并总是准时出现在预定的地点。昨天,他在绍森德呆了整整一天,竟没有人认出他是谁。《每日信使报》倒是愿意偶尔省一点钱,但却不能容忍让许诺的奖项长期无人问津。报社今天给他的任务就是务必要被人认出,他自己也有这样的意愿。他感到在布赖顿不太安全,即使置身于欢度圣灵降临节的一大群游客中,他也没有安全感。

① 先令:一九七一年以前英国的货币单位,当时十先令为半英镑。

他倚靠在王宫码头附近的栏杆上，注视着人们两人一组排成的长蛇阵。这些人自从在维多利亚车站挤上拥挤的列车之时就一路站着，他们将不得不在布赖顿排着长队等候买午餐，然后在半夜里乘火车迷迷糊糊地晃着回到伦敦狭窄的街道。由于各酒吧店已经打烊，他们只好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家睡觉。黑尔注意到，尽管排队的游客个个表面上神情严肃，但内心却有一种压抑不住的激动。他们正以极大的耐心回味一天中的收获和乐趣：他们享受了初夏的阳光，欣赏到优美动人的乐曲，观看了精彩的微型汽车比赛并乘坐位于水族馆林阴道下面的过山车，亲身感受了俯冲着穿过一排排发出咯咯笑声的骷髅时所带来的巨大恐怖。此外，他们还品尝了著名的布赖顿硬棒糖，购买到当地的手工艺品——用纸制作的水手帽。

没有任何人注意到黑尔的存在，也没有任何人手里拿着一份《每日信使报》。黑尔小心翼翼地把他的一张名片放在一只小篮子的上方，然后悄悄地走开了。他在一连喝了三杯杜松子酒之后才感到了孤独。从前，他一直讨厌往人多的地方钻；现在，他突然体会到人多的好处。他与这些游客一同来到这里，但在高薪的诱惑下所从事的职业使他不能随心所欲，比如，漫步在风景独特的防波堤上或透过小孔观看下流演出等。他本想主宰自己，但最终却只能按计划沿着海滨大道孤独地行走。此时，从不远处传来了一位女人的歌声——“当我乘火车来到布赖顿。”这歌声圆润而洪亮，来自附近的一家酒吧。黑尔走进这家酒吧的包厢，从玻璃隔间的两个酒柜之间凝视着女歌手那硕大而迷人的胸脯。

这女人约有三四十岁，但看上去却很年轻。她似乎有些微醉，这使她显得更为友善迷人。她给人的印象是天真可爱，好似一位尚未断奶的婴儿。不过，长着一副娃娃脸的她并不需要他

人照料。她涂在嘴唇上的口红提醒人们，她对自己的身材很满意。她并没有袒胸露臂，但她也并非不在意自己的服饰，她十分注意保持自己身材的曲线美。

黑尔历来十分着迷于女性的曲线美。他个子不高，却能透过水槽里倒放的一只只空酒杯手柄之间的空隙向女歌手投去贪婪的目光。“莉莉，再给我们唱一支歌。”有客人要求道。于是，女歌手又展开了歌喉：“一天夜里，在一条小巷里，罗思柴尔德爵士对我说——”她唱了两句之后就再也唱不下去了，这是她的习惯。她总是想笑，这就不可能继续唱下去。但她喜爱民谣，能背出许多民谣的歌词。黑尔从未听人唱过这些民谣。他一边饮酒一边带着怀旧的心情注视着女歌手。现在她正演唱一首澳大利亚歌曲，这首歌把人们带回到上一个世纪的淘金热时期。

“弗雷德，”有人从背后向黑尔打招呼，“弗雷德。”

黑尔杯里的酒泼洒到了酒吧台上。一位身穿蹩脚西服，年龄大约十七岁的年轻人正鬼鬼祟祟地从门口向他张望。

“你在叫谁？”黑尔问道，“我可不是弗雷德。”

“你是不是弗雷德这并不重要。”年轻人说道。他背转过身，与此同时眼睛却一直瞟着黑尔。

“你要去哪里？”

“我得去向你的朋友报个信。”

包厢里除了一位醉卧不醒的老门卫外别无他人。黑尔说道：“来，我请你喝一杯。来呀，咱们一起喝一杯。”

“我还有事要处理，”年轻人说道，“你知道我不会喝酒，弗雷德。你怎么这么健忘？”

“那就喝一杯饮料，这不会碍事。”

“好，我就喝一杯吧。不过，我不能在此久留。”年轻人说道。他一直睁大眼睛好奇地注视着黑尔。他的目光好似一位在丛林

中守候猎物多时的猎人，由于突然发现了企盼已久的狮子或小象而显得异常兴奋。“给我来一杯葡萄果汁。”他吩咐道。

“莉莉，再给我们唱一首歌吧。”又有人要求道。此时，年轻人才第一次把目光移开，透过玻璃隔间盯着女歌手迷人的身段和胸脯。

“这是一杯双份威士忌和一杯葡萄果汁。”黑尔说道。他把酒和饮料端到了一张桌子上，但年轻人并未随他而来。他正以憎恨的目光注视着隔壁的女歌手。黑尔似乎感受到了这年轻人心中的深仇大恨，他开玩笑似的说道，“看她那高兴劲。”

“高兴，”年轻人说道，“你没有资格谈论什么高兴与不高兴。”他现在把满腔的怒火一古脑发泄到黑尔身上，而杯中的葡萄果汁则被他一饮而尽。

黑尔说道，“我只是为了干工作才来这里的，我只呆一天就走。我叫科勒·基伯。”

“你叫弗雷德。”年轻人说。

“那好，”黑尔答道，“我就叫弗雷德吧。但我衣袋里有一些名片，你拿到一张名片就能得到十个先令。”

“我知道这些名片的作用。”年轻人说道。他皮肤白嫩，汗毛稀少，灰色的眼睛冷漠呆滞，酷似一位已入耄耋之年的老年人。“我们在今天早晨的报纸上读到了有关你的一切报道。”他说道。他突然暗自窃笑，似乎刚刚才领悟到一则下流故事的要点。

“我可以给你一张名片，”黑尔说道，“你把这张《每日信使报》也拿去吧。读一读里面的内容。你能得到全额奖金，总共是十英镑。惟一需要做的就是把这报纸连同名片一起寄往报社。”

“但他们是不会把钱给我的。”年轻人说道。此时，莉莉在另一包厢开始唱道，“我们相会在拥挤的人群中，我以为他会拒绝我。”“他奶奶的！”年轻人愤怒地嚷道，“难道就没有人让这笨蛋

闭上嘴巴？”

“我把我身上惟一的五英镑钱也送给你吧。现在除了一张车票外，我是一无所有了。”

“你用不着要车票。”年轻人说道。

“我穿上了洁白的婚纱，这使我显得更加光彩照人。”传入他们耳中的是莉莉的歌声。

年轻人勃然大怒，猛地把空酒杯摔在了地上。“由那位先生付钱。”他对酒吧服务员说道，随即一阵风似的从旋转门走出了酒吧。此时，黑尔才意识到他们真的想杀害他。

“在我们下次会面之时，
她已戴上了黄色的花环；
她面部的表情
比以前更为温柔可爱。”

门卫仍在酣睡，黑尔坐在空荡的包厢里朝女歌手望去。这女人的乳房真大，就好像要从她身穿的那件薄而粗俗的夏装里面蹦出来似的。黑尔此时只有一个念头：他得赶快离开酒吧店，离开布赖顿。他伤心而绝望地望着女歌手，似乎今生今世将再也不能与酒吧生活有缘。可是，他不能走，他还有很重要的活儿未干完。这些活儿是《每日信使报》交给他干的。《每日信使报》是一份众口称誉的报纸，他不能让其信誉受损。当他想到这些时，他似乎不再感到害怕。回顾过去走过的漫长历程，他觉得自己应该更加鼓起勇气。他曾在街头卖报，也曾为一家发行量仅为一万张的地方小报当记者，周薪仅为三十先令。后来他当上了总部设在谢菲尔德的《每日信使报》的工作人员并一干就是五年。在喝下又一杯威士忌之后，他的胆子似乎壮了起来。他告诫自己说，如果他被刚才所遇到的流氓吓破了胆以致不敢继续自己应完成的工作，那他就是一个窝囊废。如果他置身于人群

之中,这些流氓就拿他毫无办法。他们不敢在众目睽睽光天化日之下行凶。因此,只要他置身于五万名游客中,他就不会有生命危险。

“到我这里来,孤独的宝贝。”直到酒吧间所有的人都笑了起来,黑尔这才意识到女歌手是在叫他。他突然感到呆在这几乎空无一人的包厢里极不安全,于是赶快经由专供女士使用的雅座的后门来到了女歌手身边。“您想喝点什么?”黑尔感激地问道。他意识到,只要能和女歌手呆在一起,他的生命安全就有保障。

“我想要一杯葡萄酒。”她回答道。

“请给这位女士来一杯葡萄酒。”黑尔吩咐道。

“你为什么不给自己来一杯?”

“我已经喝得太多了,再喝就要醉了。”

“你是出来度假的,多喝一杯没关系。来一杯巴斯啤酒怎么样?”

“我不喜欢喝巴斯啤酒。”黑尔看了看表;现在已经是下午一点钟了。他得开始工作了。按照计划,他必须在各处留下名片,报社将据此检查他的工作,他们将知道他是否偷了懒。“你愿意外出和我一起吃点东西填填肚子吗?”黑尔请求道。

“你们听到他说什么吗?”女歌手一边向她的朋友们通报,一边发出银铃般的笑声。“你是不是真的喝多了?”她转向黑尔说道,“我不会轻易跟你一起出去。”

“你不要相信他,莉莉,”女歌手的朋友众口一词地嚷道,“那男人不可靠。”

“我是不会轻易上当的。”女歌手眯起一只大眼睛,再次重申道。

黑尔知道怎样才能让女人服服帖帖的。他曾经成功地尝试

过一次。如果他还是一名周薪为三十先令的小报记者，他就会使用花言巧语去打动这女人的心，使她完全听他摆布。但他已不是记者了。黑尔一时语塞，只能机械地重复道：“你愿意和我一起出去吃点东西吗？”

“霍勒斯爵士，您要带我去哪里？是不是去老船区？”

“是的，”黑尔说道，“如果你愿意，我们就去老船区。”

“你们听到了吗？”她向酒吧里所有的人问道，这包括两名坐在妇女专用间，头戴黑色无檐帽的年长妇女，仍然在包厢里打瞌睡的老门卫以及她的六位朋友。“这位先生邀请我去老船区，”她用嘲讽的语气说道，“如果你明天请我，我将乐意奉陪，但今天我另有约会。”

黑尔失望地朝门外走去。大概那位杀气腾腾的年轻人还未来得及向他的同伙通风报信。在吃午饭这段时间，他还会是安全的。但在这之后，能否平安无事就难说了。

女歌手关切地问道：“你是不是生病了？”

黑尔转身望着女歌手那一对丰满的乳房。他对这女人知之甚少，但她确实是一位知书达理，富有同情心并能为他提供庇护的人。这女人似乎在说：“回来吧……我将照料你……不要逞强了。”想到这里，黑尔感到心里很难受。但他骨子里有一股不服输的劲。

“我没有生病，一切都好。”黑尔回答道。

“你看上去有些不正常。”

“我很好，”黑尔说道，“只是肚子在闹饥荒。”

“那为什么不在这里吃点东西填肚子？”女歌手随即吩咐酒吧里一名叫贝尔的男招待为黑尔做一只汉堡包。

“我不要汉堡包，”黑尔说道，“我得离开这里了。”

他急忙走出酒吧来到海滨大道，融入人群之中。黑尔在

人群中不停地东张西望，虽然这里没有人认识他，但他仍然感到不安全。他原以为来到人群中就会平安无事，但他现在才认识到自己此时反而更容易遭到伏击。前面的一位穿法兰绒西服的男子挡住了他的视线，当他转过身，跃入眼帘的又是一件鲜艳的红色女衬衫。三位老妇人正乘坐一辆敞篷马车从他身边走过，她们的谈笑声由近到远逐渐消失。这就是她们的生活舞台的真实写照。

黑尔穿过马路，离开了海滨大道，这里的人明显要少得多。他加快了步伐。一些游客正在大酒店的平台上喝鸡尾酒。一顶顶制作考究，带有花饰和花边的维多利亚式样的遮阳帽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有一位满头银发，戴了一副老式双层镜片，看似退了休的政治家正在离他不远处悠闲地喝着一杯雪利酒。几位身着貂皮服装的金发女郎正一边交谈，一边沿着国际饭店宽阔的阶梯往下走。“喂，亲爱的，如果你还没有学会德式烫发的秘诀的话，那就——”她们的手指都涂有亮晃晃的指甲油，一个个都笑得前仰后合。五年来，科勒·基伯第一次在执行任务时迟到了。在国际饭店台阶下方的阴凉处，黑尔突然回忆起他在酒吧间所遇到的那位年轻人曾声称他们买了当天的《每日信使报》。显然，他们对他的行踪了如指掌，他们知道他应该在何时出现在何处，因而没有必要四处搜寻他。

一位巡警骑着马出现在路口。那匹备受宠爱的栗毛马小心翼翼地踩在被太阳晒热了的碎石路上，看似一位百万富翁为自己的小孩买回的一件昂贵的玩具。栗色的马皮像红木桌子的台面一样光滑，明亮，银色的警徽闪闪发光。黑尔从未想到，玩具也能派上用场。黑尔也从未留意过警察的一举一动，他向来对警察不感兴趣。路边有一个小贩正在向行人兜售小商品。这商贩是一位残疾人，他的一只手和一只脚都已被切除，但马儿在路

过此地时却像贵妇人一样把头扭向了一边。“要买鞋带吗？”小贩向黑尔喊道，“要买火柴吗？”黑尔没有加以理睬。“要刀片吗？”黑尔一听这句话就浑身打颤，凯特死时的惨状又再现在他的脑海里：一把刀片割破了凯特的喉管，创口虽小，却夺去了他的生命。

在离黑尔约二十码的地方出现了身材高大的丘比特的身影。丘比特留有一头平顶式红发，脸上长有不少雀斑，他也看见了黑尔，却漫不经心地停靠在一只邮箱上，假装不认识。一位邮递员前来取信，丘比特移动了一下身子，与邮递员闲聊起来。邮递员一边笑一边把信件塞入邮包中，而此时丘比特的眼光始终没有离开黑尔。黑尔知道他的心思，他对他们那一伙人都十分熟悉。丘比特头脑比较迟钝，对他也较为友好，他会一把挽着黑尔的手臂，把他带向他想去的地方。

但他那股不服输的傲气又占了上风，这是有文化教养的人特有的傲气。虽然受到了惊吓，黑尔仍自言自语道，“我不会死去，”他打趣地说，“我不是上头版新闻的料。”环顾四周：有两位女士正钻进出租汽车，王宫码头前有一支乐队正在演奏，飘扬在空中的保健药品宣传条幅已消失得无影无踪，而红发丘比特已不再在邮箱旁等候。黑尔转身朝西堤方向急行，他不是逃跑，他心里已经有了一个应急方案。

黑尔告诉自己说，我得找一个女人作伴。在这度假外出寻求刺激的女人可真不少。她们所需要的不过是想找一个男人痛饮几杯，然后去舞场享乐，最后带着几分醉意到列车软卧车厢里去做爱。在自己身边始终保留一位目击者看来是最好的办法。现在不能去车站，他们肯定会在车站严密监视他。在车站里杀死一位孤独的旅客对他们来说是易如反掌的事。他们只要把车辆的门堵死或在拥挤不堪的进站入口处做点手脚就能达到目